

何雪昌 赖永生 著

土楼响起交响乐

——交响诗篇《土楼回响》的回想



海风出版社

HAIFENG PUBLISHING HOUSE

土楼响起交响乐

——交响诗篇《土楼回响》的回想

余德辉 主编

何雪昌 赖永生 著



海风出版社
HAIFENG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楼响起交响乐/余德辉主编, 何雪昌、赖永生著.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6. 4

ISBN 7-80597-596-5

I. 土… II. ①余… ②何… ③赖… III. 报告文

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 第 037024号

书 名: 土楼响起交响乐

—交响诗篇《土楼回响》的回想

作 者: 何雪昌 赖永生

出版发行: 海风出版社

(福州市鼓东路187号 邮编: 350001)

出 版 人: 焦红辉

印 刷: 龙岩市日升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毫米 1/24 1.6印张

字 数: 20 千字 图 40 张

印 数: 1—5000

2006年4月第一版

2006年4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597-596-5

I. 114 定价56.00元

土楼响起交响乐

——交响诗篇《土楼回响》的回想

主 编：余德辉
作 者：何雪昌 赖永生
审 读：苏志强
摄 影：赖永生 林 密 陈碧信
 朱志凌 陈荣泽
责任编辑：刘 克

版式设计：永定县太阳广告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剑帆



序

林仁芳

大型交响诗篇《土楼回响》自2000年10月在龙岩市举办的世界客属第十六届恳亲大会闭幕式首演以来，以其恢宏的气势，磅礴的激情，优美的旋律，高雅的格调，浓郁的风情先后在全国各地以及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演出，所到之处反响强烈，好评如潮，一次次震撼了海内外听众的心灵。特别是在2001年5月，这部以客家土楼为题材的交响乐，在100余部（首）作品中脱颖而出，一举荣获了中国音乐界最高奖——首届“金钟奖”榜首，也是唯一摘取金牌的作品。时隔多年，当永定几位作者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记叙了这一部作品问世过程，这对于如何打造文化品牌，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我曾经直接参与策划《土楼回响》的创作和演出，对《土楼回响》有着一一种特殊的感情，所以，在此书即将付梓出版之际，欣然应约代为作序。

《土楼响起交响乐》，这个题目给人一种质朴的感觉，但也给人带来一种全新的诠释。土楼，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神话般的建筑奇葩”，无疑是古老的，原始的，沧桑的，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生土建筑本身及其建筑艺术的精美，还在于历经几百年风风雨雨之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与现代建筑截然不同，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返璞归真的景象。一个是“土”，要用“洋”（交响乐）手法来表现其音乐的魅力，可见这本身就是一种浪漫与现实的对话，一种“中”“外”文化的对话，其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2000年春节前夕，永定籍著名指挥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郑小瑛回到家乡，在参观土楼时，她一次次被土楼那神奇的“凝固音乐”——建筑艺术所震撼，萌发了在土楼举办一场交响乐的想法。那一年，正值我在负责筹办世界客属恳亲会有关活动，也想用更多更好的形式来展示客家文化，想以土楼文化为题材向海内外来宾演绎闽西作为客家祖地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力量。在与郑小瑛教授交流后很快就达成了一致的意向，由龙岩市出资，聘请郑小瑛教授创作一部音乐作品，于是交响诗篇《土楼回响》便由此诞生了。

从土楼响起交响乐至今，已经五个年头，交响诗篇《土楼回响》从土楼走出了闽西，走出了福建，走出了国门。这或许是出于人们预料和想象之外，但我们回顾《土楼回响》的问世过程，就不难找到答案，正如一位哲人所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土楼作为一种民居，不仅蕴含着十分神奇的建筑艺术，同时也珍藏着十分丰富的客家文化。作为汉民族八大民系之一的客家，在历经长途跋涉从中原迁徙到闽粤赣边的闽西这块世外桃源繁衍生息后，他们虽然远离了战火，但是大自然的灾难，无时不在危及他们的生存。他们虽然居安一隅，也无时不感受到封闭所带来的危机。所以，他们秉着中原丰厚的文化底蕴，在创建新的家园中也创造一个新的民系，而维系这一民系生生不息的源泉，就

是博大精深的客家文化。正是这一独特的文化积淀，正是这一凝聚着客家先民在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中所迸发出来的劳动号子，竹板山歌……构成了一部令人荡气回肠，代代流传的客家民间音乐。客家民系的这一宝贵资源，也就为《土楼回响》的创作、创新以及走向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然而，从民族的到世界的，看起来并不遥远，甚至只有一步之遥，但要实现这一跨越，要把民族的变为世界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创新。只有创新，才能赋予古老的音乐以新的活力；只有创新，才能让民间艺术与世界接轨；只有创新，才能弘扬客家文化的最基本的“元素”。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用交响乐这种表现手法能让土楼回响起来的真正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客家民间音乐能与交响乐共同奏出最美妙音符的关键所在。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挖掘民间的、民族的文化资源，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要的不是采用何种方式，而是在于是否创新。

一部好的作品，一部能够流传的作品，既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立足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即“三贴近”。《土楼回响》的创作过程，不仅仅是倾注了作曲家刘湊深入土楼体验生活的过程，倾注了郑小瑛用全新的方式去演绎土楼文化的情感，同时也包含了我市广大文化工作者的辛勤汗水。这些年来，我们正是有了一批民族、民间艺术的守望者、守护者，才使得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强劲冲击下依然保存着一片净土，保持着一片宁静的空间。这些年来，也正是我们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正是我们不断加快保护力度，才使得优秀民间文化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依然保持着勃勃生机。闽西是一片古老而又光荣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孕育了红色文化、客家文化、闽南文化，它们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它们也如同发源于闽西的汀江、九龙江一样，得益于闽西这块沃土，得益于来自民间的、基层的、群众中间的源泉。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要提倡那样一种深入的作风，提倡那样一种扎实的精神，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既要守护好“阵地”，让优秀民间文化在我们手中得以传承；又要引领潮头，让优秀民间文化得以发扬光大。我们要鼓励那些善于、敢于开拓市场的尝试，让更多的优秀作品走进群众中间，走进人们的生活中间。

从《土楼回响》的成功问世，到我市近年来一批新的文化作品的产生，从一个方面表明了各级对文化工作的关注、关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发展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有了更深的理解，这是十分可喜的好势头、好态势、好趋势。我们要通过对《土楼回响》的回顾、总结、展望，大胆探索我市文化事业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格局。这也是借《土楼响起交响乐》一书出版之际，与广大文化工作者的一点共勉。

是为序。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

（作者：中共龙岩市委副书记）

一处处气势恢宏的土楼群，一座座古老神奇的方楼圆寨，像一串串珍珠撒落在青山绿水之间，错落有致，蔚为壮观，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令人惊叹，令人陶醉。土楼，走过了如歌的岁月；土楼，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土楼，写满了悲欢离合……

建造土楼的客家人，依托土楼，在历史长河的风口浪尖奋力拼搏，闯过了一道道浊流，冲过了一个个险滩，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土楼文明。有人说，土楼像古堡，客家人在这古堡里，磨练出勤劳勇敢的精神，孕育出博大精深的文化，书写出灿烂辉煌的历史；还有人说，土楼是部“命运交响曲”，客家人在土楼里，谱写出逆境拼搏的经典，奏响起与自然抗争与生活抗争的命运之歌……

(一)

2000年1月15日下午，当新千年新春佳节脚步走近土楼时，一个土楼的女儿，被人们誉为“新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的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郑小瑛，踏着当年父亲回乡的足迹走上了回家乡寻根谒祖之路。

郑小瑛望着家乡鳞次栉比的高楼，田野间劳作的人群，感到非常亲切。她心里默默重复着：“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家乡，我终于回来了！”

“小瑛姑姑回来了！”“小瑛姑姑回来啦！”当郑小瑛回到家乡的音讯传到凤城镇龙寨村时，整个村子顿时热闹起来，“洋楼下”的父老乡亲们更是喜上眉梢奔走相告。村里的年轻人要亲眼看看这个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热情奔放、具有强



永定县城一角

烈感染力的女指挥家的迷人风采；老人们也非常想见一见郑维培养的这个有名气的女儿，看看究竟长得怎个模样。他们的脸上洋溢着骄傲与自豪，为村里出了个世界闻名的女指挥家感到无尚荣光！

傍晚，郑小瑛回到了永定县城。尽管她年逾七旬，但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当汽车到达县宾馆时，亲属郑复兴、郑葆元、卢太招等人以及县政府助理调研员郑新彩早已在那里迎候，一群龙寨村的青年兴冲冲地从村里赶到县城，身上还暖暖烘烘地冒着热气。

亲人相见，激动万分，纵有千言万语也不知从何说起。“当年，父亲离开了家乡，今天我回来了！”含着热泪的郑小瑛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在县政府举行的招待晚宴上，郑小瑛总觉得家乡的酒特别醇，家乡的菜特别香，家乡的水特别甜，家乡父老特别亲。她真诚地对乡亲们说：“我好久好久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这么开心了。”

夜深了，凤凰山上松涛阵阵，永定河里流水潺潺。郑小瑛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辗转难眠，家庭的往昔在她的脑海里翻腾。

父亲郑维是上海外国语学院执教几十年的教授。1916年，他和伯父郑华一起考取庚子赔款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从永定大山走出国门。父亲在美国攻读的是农村经济和商科专业，希望学成回来能为改变祖国农村的落后面貌作出奉献。郑小瑛孩童时，父亲给她说得最多的是家乡的田畴、果树、



郑小瑛教授

矿产、烟叶……父亲总希望把家乡建成一个“村富民乐、富足安康”的理想家园。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从美国回来，父亲空有满腔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热血却一事无成，最后只能选择教授英语的职业。父亲一生很少回家，因为回家总需一笔费用。随着岁月的流逝、年岁的增长，父亲思乡之情与日俱增。1973年，他从牛棚里刚“解放”，第一件事就是赶回久别的家乡，和乡亲们相厮相守住了一个多月。村里要筹资修建一座小石桥，父亲马上掏出了10元钱，虽然钱不多，但是献上了他对家乡父老一片诚挚的心意。他说，以后有机会，他一定要多出一些。父亲回到上海以后，一直怀着再回家看看的夙愿，可一直到去世都没有再回来。父亲对她和妹妹说：“你们要

常回老家去看看，饮水要思源啊！”

郑小瑛心里默默地说：“父亲，女儿今天实现你的遗愿了。”而郑小瑛自己几十年走过的人生路程，又怎么能忘怀？

抗日战争爆发后，年幼的她和母亲四处迁徙、颠沛流离，亲身经历了旧中国的落后与苦难，亲眼目睹了劳苦大众的贫困与艰辛。1948年，时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读书的郑小瑛，和众多的爱国青年一样，怀着对共产党与新中国的向往，投奔解放区。到解放区后，郑小瑛被分配到文工团随部队到处演出。郑小瑛有很高的音乐天赋，6岁就开始学跳舞，学钢琴。在部队文工团里，她如鱼得水，展现出独特的艺术气质与音乐才华。1952年，郑小瑛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这时，恰逢苏联专家到学院挑选指挥班的学生，院领导推荐郑小瑛去面试而被专家选中。在这批赴苏学习的20多个学生里，惟有她一个女学生。1960年，她又被派到苏联国立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进修歌剧、交响乐指挥专业。1962年10月，郑小瑛在歌剧导师伊·巴因指导下，初生牛犊不怕虎，在莫斯科的丹钦科音乐剧院，指挥了意大利著名歌剧《托斯卡》的演出，成为第一个在国际乐坛指挥的“中国女指挥”，全场听众为之倾倒。1963年，郑小瑛回国后，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教授。10年“文化大革命”，一切秩序颠倒混乱，郑小瑛陷于痛苦之中。改革开放以后，她的指挥

才华得到充分展示和发挥。1978年以后，郑小瑛经常担纲国家重大演出的指挥，与中央交响乐团、中央歌剧院合作上演了1000多场音乐会。她执棒指挥过《卡门》、《茶花女》、《蝴蝶夫人》、《屈原》等20多部国内外名曲名剧，海内外同行与媒体对她的艺术造诣赞誉有加、好评如潮，被国际音乐界称为“东方第一女指挥家”。

1999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的“青春之歌”大型文艺晚会，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江泽民总书记对她说：“你们的演出使我想起了我们年轻时代的战斗情景，感受到了时代脉搏的跳跃，让我们再唱一次《毕业歌》，好吗？”这时，郑小瑛接过话筒，站在江总书记旁边，和总书记一起大声合唱“同学们，大家起来，奔向那抗战的前方……”全场观众热血沸腾，雄壮激昂的歌声久久在体育馆里回响。在国庆50周年的《祖国颂》大型文艺晚会上，晚会结束前安排让大家同唱《歌唱祖国》，组委会指名要郑小瑛指挥。那时她正在和中央广播交响乐团的教授、著名钢琴演奏家殷承宗合作搞国庆音乐会。《祖国颂》晚会组织者在晚会就要上演的那天下午才找到她。没有任何演出思想准备的郑小瑛，匆匆穿上演出服来到演出现场，指挥台上台下的演员和观众齐声高唱《歌唱祖国》。晚会结束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演员们握手致谢。江泽民主席高兴地紧紧握住郑

小瑛的手嘱咐说：“希望您能在交响乐舞台上为人民带来更多高雅的艺术享受。”

这次回乡前，郑小瑛思忖着要给故乡带点什么礼物：“我就给家乡的学子开一场音乐讲座吧。”回到龙岩后，她在龙岩师范学校的大礼堂里，把自己录制的一些音乐磁带，送给那些热情洋溢的青年学生。她给学生放了一场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她和学生们一边欣赏，一边轻轻地打着拍子。然后，她即以这首《梁祝》为题材进行演讲。一个上午3个多小时讲座，郑小瑛与学生们一同遨游在音乐的殿堂里，沉浸在青春如火的激情中。

.....

次日凌晨，天刚蒙蒙亮，郑小瑛顾不上吃早饭，就急匆匆地来到龙寨村，来到祖父的坟前，带着父亲生前的嘱托，对故去的前辈表示深切缅怀。她和叔侄姐妹们一起，在爷爷的坟台上，默默地坐了许多许多。郑小瑛又来到老家的故居振声楼前，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洋”

土楼，望着斑驳的墙壁，品味着楼中的对联，她慨叹：“这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啊！”

离开龙寨村，乡亲们送了一程又一程。“小瑛，有空时常回家看看啊！”“叔叔，伯伯，我以后一定会经常回来大家！”

(二)

金色的冬日阳光，洒满山乡大地。虽是隆冬，土楼之乡仍然青山如黛，绿草如茵，田园如画，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永定客家土楼民俗文化村

河川如练。汽车沿着正在翻修的山村公路蜿蜒而上，车窗外不时晃过一群群土楼。坐在车里的郑小瑛面对这一幅幅旖旎的风景，心中感慨油然而生。

还在孩提时，父亲就讲过家乡的土楼。“土楼有圆的，也有方的。住在土楼里，冬暖夏凉。楼里面有水井、厨房、粮仓，还有关鸡鸭和养猪的地方。”父亲说，“土楼的大门一关，楼里是一个大社会；楼内的小门一关，便分出一个个小家园。”父亲还告诉她有关土楼的建筑以及流传在土楼里的故事。家乡土楼在郑小瑛幼小心灵里留下了一些模糊的记忆。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郑小瑛经常从海内外的电视、报刊上看到关于永定客家土楼的宣传报道，知道家乡的土楼旅游已成为新兴产业。1994年夏天，郑小瑛到欧洲比利时演出时，在布鲁塞尔下榻的宾馆里，看到摆在那里的永定客家土楼模型，顿时惊叫起来：“这就是我家乡的土楼！”飞快地

走上去，在土楼模型前留影。郑小瑛为家乡有这样的土楼感到自豪。

陪同她参观土楼的郑新彩还告诉她，家乡土楼正在向联合国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真诚希望她能为家乡土楼申报“世遗”做些有益的工作。

郑小瑛进了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永定客家土楼民俗文化村——洪坑村，来到最负盛名的振成楼。



振成楼大厅

这座被海内外专家称为“土楼王子”的圆土楼，是永定土楼的“璀璨明珠”。振成楼建于1912年，有内外两环。外环4层，土木结构；墙高16米，用生土夯成；房间布局按八卦分作八等分，卦与卦之间设防火隔墙。内环两层，砖木结构；正厅4根大石柱气势雄

伟，颇有古希腊建筑韵味；二楼走廊上镶嵌雕花铸铁栏杆，其上的梅兰菊竹和百合花，寓意春夏秋冬百年好合。楼中“振纲立纪，成德达材”；“言法行则，福果善根”；“从来人品恭能寿，自古文章正乃奇”；“振作那有闲时，少时壮时老年时，时时须努力；成名原非易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要关心”

等楹联，展现出客家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对外开放的远大眼光与宽阔胸襟。

郑小瑛伫立在那带有几分神秘色彩、宽敞明亮的圆形天井里，仰望着那围成圆形的四层楼和按照八卦布局的房间，内心产生一种疑惑：在这

几经沧桑，保存至今仍然不失其本色。如今，在顶层厚厚的土墙上，还能清楚地看到当年为防匪患而开凿的许多外小内大可以射箭和放枪的圆孔。楼主还告诉郑小瑛：“客家人崇文重教，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别小看这土楼，可是人才济济。我们这座楼先后培养出了好几十个大学生，还有博士和教授。”

郑小瑛面对先辈们留下的物质精神文化遗产，心潮起伏，浮想联翩：客家先民辗转南迁，筚路蓝缕，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客家文化。粗犷雄浑而又古雅朴实的土楼，凝聚着厚实的中原文化传统和客家人的无穷智慧，蕴涵着一种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让郑小瑛感到震撼，她顿悟：我们的先祖们并不是一般概念里的“流浪者”、“逃荒者”，也许，他们中间更多的是历次改朝换代时持不同政见的“逃亡者”，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那样顽强地保持着传统的思想理念，保持着传统的中原文化！这大

大大小小的客家土楼，是远古中原文化的延续，是悠久客家文化的结晶，是客家先祖们在无数的逆境拼搏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经典！

土楼震撼人心的形神点燃了郑小瑛心中的艺术灵感。振成楼在她眼里仿佛变成了神圣的艺术殿堂：这圆圆的土楼跟奥地利维也纳金色音乐厅



土楼不夜天

样封闭的土楼里，人们怎么生活？

楼主告诉郑小瑛，从中原迁移到这里以客地为家的先祖们，为了防御野兽侵扰和匪盗抢劫，同宗族的人相邀，合伙修建土楼，聚族而居。祖辈设计建造的土楼，坚实牢固，具有安全防卫、防风抗震、防水防潮、冬暖夏凉、调节阴阳等功能，

竟然如此相似，如果能在土楼里演奏交响乐，那是一件何等非凡的事情！“我想搞场土楼交响乐！”郑小瑛站在振成楼的天井里脱口而出，“这里可以作演奏大厅，四面就是观众席。”离开土楼，郑小瑛心里还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情……

(三)

龙年春节，土楼之乡沉浸在新千年的喜悦里。这时，人们惊喜地发现：县城中山公园的入口处，竖起了一幅大型宣传画。画面以永定客家土楼为背景，上方写着“举全县之力，做好永定客家土楼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工作”的醒目大字，下方标明客家土楼申报“世遗”的时间表：

2001年9月，向联合国“世遗”委员会递交文本；

2001年12月，全面完成环境整治工作；

2002年春，接受联合国“世遗”委员会检查、评估、验收。

1980年代中期以后，永定客家土楼声名鹊起，受到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分布在全县各乡镇的2万多座大大小小的土楼，被称为“世界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区建筑模式”、“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葩”。1986年4月，有“圆楼王”之称的承启楼，其造型被当作福建民居的典型，入选国家邮电部“中国民居”邮票系列，传播到世界各



国家文物专家罗哲文、郑孝燮在永定县领导杜乔元、温锡浩、余德辉陪同下考察永定客家土楼。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副司长晋宏逵、省文化厅领导及美澳专家在龙岩市副市长张秀娟、永定县领导杜乔元、温锡浩、张美昌、严志铭、邱玉燕陪同下考察初溪土楼群。

地。1990年代初开始，永定县加快了客家土楼文化的研究与客家土楼旅游的开发。1995年11月，永定县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福建永定土楼文化观光节”，日本、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20多个国家以及国内许多专家学者云集永定，就如何深入挖掘土楼文化内涵，弘扬客家文化，创新

传播载体，发展土楼旅游等课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探讨。1999年，到永定土楼旅游观光的国内外游客达到30多万人次，土楼旅游成为永定第三产业的“龙头”初现雏形。永定客家土楼已在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传播。

在世纪之交，龙岩市和永定县的决策者以跨

世纪发展的战略眼光，审视这个老祖宗遗留下来的宝贵财产，认为土楼不仅是客家祖先留给后代的物质遗产，更是留给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土楼理应成为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大家庭中的一员。1999年10月下旬，永定县委、县政府决定把土楼申报“世遗”作为县里继棉花滩水电站、梅坎铁路建设之后的“第三大重点工程”，成立了由县委书记杜乔元任顾问，县委副书记、县长温锡浩任主任，余德辉副书记等任副主任的“永定客家土楼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委员会”。到年底，永定县向福建省政府、国家文物局递交了申报文本，完成了永定客家土楼申报“世遗”的前期准备工作。这期间，美国盖蒂文物所及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专家阿格纽一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和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亚太地区文化事务专员英格哈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理信息系统中心主任董卫、世界遗产协调员亨利·克利尔、中国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秘书长郭旂等多批国内外专家学者先后前来永定县实地考察，他们一致肯定永定客家土楼的珍贵价值，并对申报工作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为永定客家土楼申报“世遗”明确了方向。

2000年春节刚过，负责接待郑小瑛的县政府助理调研员郑新彩向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通报



美澳专家一行考察承启楼



世界遗产协调员亨利·克利尔博士、中国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秘书长郭旂在永定县领导杜乔元、温锡浩、严志铭陪同下考察客家土楼。

郑小瑛回乡探亲情况时，提到郑小瑛想在土楼搞交响乐的意愿。这位教授参观土楼时脱口而出的一句话，给永定县的领导们进一步挖掘弘扬客家土楼文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多年来，永定县委、县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就开辟土楼文化的传播途径、创新客家文化的传播载体，进行过许许多多的探索。他们认为，黑龙江哈尔滨的“太阳岛”，云南大理的“蝴蝶泉”，原本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岛小湖，却因为“有了歌声才美丽”。这些年来，永定县曾组织过一些作家、歌唱家、剧作家来土楼体验生活，也创作出了一批以土楼为题材的影视、音乐、文学作品。兴许是受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社会文化呈多元化发展等诸多因素影响，创作出来的这些作品虽然起到了宣传土楼的作用，却没有产生所期待的轰动效应。因此，对客家土楼宣传载体的创新，对客家文化表现形式的创新，成为永定县决策者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学者孜孜以求的焦点。他们对郑小瑛想在土楼演交响乐的想法，即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郑小瑛回乡参观土楼，也引起龙岩市委副书记林仁芳的关注。从龙岩电视台播放的新闻节目里，林仁芳听到郑小瑛参观土楼时说，想在土楼搞场交响乐，他的心里豁然一亮。林仁芳是龙岩市世界客属第十六届恳亲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正在策划将于11月在龙岩举行的客属恳亲会的活

动项目。永定土楼文化，不仅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人类文明的重要一页。林仁芳认为，倘若能在恳亲会时演奏以土楼文化为素材，以客家文化为主题的交响乐，不仅能提升这次恳亲会的文化品位，而且能扩大永定客家土楼在世界上的影响。他兴奋极了：“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是一个很好的活动项目！”

第二天，林仁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市委书记张燮飞。张燮飞对此非常赞成，认为把上楼交响乐这个活动项目做好了，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第三天，林仁芳给永定县委书记杜乔元、县长温锡浩通了电话。数日后，林仁芳又亲临永定，与县领导进一步交换意见，就创作土楼交响乐一事达成共识。

2000年3月初，永定县委、县政府召开了由土楼申报“世遗”委员会办公室、宣传、旅游、文化、文联等部门的领导以及部分学者参加的小型研讨会。与会者一致认为，当前，永定客家土楼正在申报列入“世界遗产”，能借助世界客属恳亲会的平台，利用交响乐这种高雅艺术来宣传土楼，宣传客家文化，能借助郑小瑛教授在国内外的名气来扩大永定客家土楼的影响，不仅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而且是中外文化交融的一个新尝试，或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搞好这场土楼交响乐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一是永定客家土楼闻名遐迩；二是客家文化博大精深；三是郑小瑛

在厦门组建了爱乐乐团；四是世界客属第十六届恳亲会在龙岩召开。正所谓是“天时、地利、人和”俱备，只待“春风催新芽”了。会议决定：委托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郑小瑛谋划创作和演奏土楼交响乐的有关事宜，由县委副书记余德辉负责，并组织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美昌，县政府助理调研员郑新彩，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客家土楼旅游开发公司经理廖玉标，县文联主席赖永生等同志到厦门与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郑小瑛就此事进行磋商。

（四）

阳春三月的鹭岛春意盎然，绿树成荫，鲜花盛开。在风光旖旎的厦门鼓浪屿，郑小瑛热情地接待了来自家乡的“文化使者”。当听到家乡准备搞土楼交响乐的消息，这位年逾七旬的教授异常兴奋，高兴得像年轻人似的，张开双臂说：“哇，我们大家都想到一块了！”

郑小瑛对创作土楼交响乐充满了自信。她说：“当时我站在土楼里，心里确实有太多的感触，也有太多的遐想，一股割不断的情愫在强烈冲动，意识到自己担负着某种责任。我联想到那些流浪的客家先祖们，从中原来到闽西，然后又去南洋，去世界各地。他们不管走到哪里，均为客，均为家。我非常佩服那位不知名的智者，创造了‘客家人’

这个贴切的称谓，高度概括了这个拼搏不止抗争不止的族群的特征。永定客家土楼文化，是中原优秀文化的传承，又融入了客家人开拓、拼搏、进取的精神因素，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内涵。交响乐在国外已有好几百年历史，引入我们国家也有100多年了，但能反映我们民族文化的交响乐作品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郑小瑛以艺术家的眼光，一直在捕捉交响乐与民族文化交融的切入点，力图改变这种状态。她说，“交响乐是一门世界负有盛名的高雅艺术，能用这种高雅艺术传播客家土楼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是客家的后代，作为一位受党和国家培养多年的文艺工作者，我觉得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尽力做好这件事情。”

整个下午的会谈都充满着热烈的气氛。家乡的同志向郑小瑛介绍了土楼申报“世遗”的有关情况，并对创作土楼交响乐提出了一些看法供她参考。按照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分类，土楼属人文景观，土楼的文化价值主要体现人的精神风貌。因此，如果能通过交响乐来反映土楼和客家的人文内涵，无论是扩大客家土楼在世界上的影响，还是推进客家土楼申报“世遗”，无疑都有积极作用。他们真诚希望郑小瑛能就创作交响乐的主题、推荐作曲人选、确定演奏单位、预算相关费用以及首演地点等尽快拿出一个方案。郑小瑛十分高兴地承诺：“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做好这